蜀山劍俠傳/0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八回　林中比劍 雲中鶴絕處逢生　寺內談心 小火神西行求救

下一回▶

話說周淳聽見那家院內有哭喊救命之聲，連忙縱身上屋，用目往院中一看。祇見當院一個和尚，手執一把戒刀，正在威脅一個婦人，說道：「俺今天看中了你，正是你天大的造化。你祇趕快隨我到慈雲寺去，享不盡榮華富貴；如若再不依從，俺就要下毒手了。」那婦人說道：「你快快出去便罷，我丈夫魏青不是好惹的。」說罷，又喊了兩聲救命。那和尚正待動手，周淳已是忍耐不住，便道：「兇僧休得無禮，俺來也！」話到人到劍也到，一道寒光，直往和尚當胸刺去。那和尚見他來勢甚急，也不由喫了一驚，一個箭步縱了出來，丟下手上戒刀，抄起身旁禪杖，急架相還。戰了幾個回合，忽然一聲怪笑，說道：「我道是哪一個，原來是你！俺尋你幾個月，不想在此地相遇，這也是俺的造化。」說罷，一根禪杖如飛電一般滾將過來。周淳聽了那和尚的話來路蹊蹺，仔細一看，原是半年來時刻提防的多臂熊毛太，不想今日無意中在此相遇。已知他藝業大進，自己一定不是對手。便將手中劍緊了一緊，使了箇長蛇出洞勢，照毛太咽喉刺去。和尚見來勢太猛，不由將身一閃。周淳乘此機會，躥出圈外，說道：「慢來慢來，有話說完了再打。」毛太道：「我與你仇人見面，你還有何話說？」周淳道：「話不是如此說法。想當初你敗在我的手中，我取你性命，如同反掌。祇因我可惜你一身武藝，纔放你逃走。誰想你恩將仇報，又來尋仇。你須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祇以爲十年來學成劍法，可以逞強；須知俺也拜了黃山餐霞大師同醉道人爲師，諒你枉費心力，也不是俺的對手。你趁早將這女子放下，俺便把你放走；如若不然，今天你就難逃公道。」周淳這番話，原

是無中生有的一番急智。誰知毛太聽了，信以爲實，不禁心驚。心想：「周淳如拜餐霞大師爲師，我的劍術一定不是他的對手。但是自己好容易十年心血，今天不報此仇，也大不甘心。」便對周淳道：「當初我敗在你手中，那時我用的兵刃是一把刀。如今我這個禪杖，練了十年。你我今日均不必用劍法取勝，各憑手中兵刃。我若再失敗，從此削髮入山，再不重履入世。你意如何？」周淳聽了，正合心意，就膽壯了幾分，便道：「無論比哪一樣，我都奉陪。」說罷，二人又打在一處。祇見寒光凜凜，冷氣森森，兩人正是不分上下。周淳殺得興起，便道：「此地太小，不宜用武，你敢和我外邊去打麼？」毛太道：「俺正要在外面取你的狗命呢。」

這時，那個婦人已逃得不知去向。二人一前一後，由院內縱到牆外的一片空地上，重新又動起手來。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施展平生武藝，殺了箇難解難分。周淳見毛太越殺越勇，果然不是當年阿蒙。又恐他放出飛劍，自己不是敵手，百忙中把手中寶劍緊了一緊。恰好毛太使了一個泰山壓頂的架勢，當頭一禪杖打到。周淳便將身子一閃。毛太更不怠慢，急轉禪杖的那一頭，向周淳腰間橫掃過來。周淳見來勢甚猛，不敢用劍去攔，將腳一點，身子縱起有七八尺以上。毛太見了大喜，乘周淳身子懸起尚未落地之時，將禪杖一揮，照周淳腳上掃去。周淳早已料到他必有此一舉，更不怠慢，毛太禪杖未到時，將右腳站在左腳面上，借勢一用力，不但不往下落，反向上躥高數尺。這是輕身法中的蜻蜓點水、燕子飛雲蹤的功夫，乃周淳平生的絕技。毛太一杖打空，因爲用力過猛，身子不禁往前晃了一晃。周淳忽地一個仙鶴盤雲勢，連劍帶人，直往毛太頂上撲下。毛太喊了一聲「不好」，急忙腳下一用勁，身子平斜往前縱將出去，雖然是逃得快，已被周淳的劍尖將左臂劃破了四五寸長一道血槽，愈發忿怒非凡。周淳不容毛太站定，又是飛身一劍刺將過來。毛太好似瘋了的野獸一般，急轉身和周淳拼命相持。

這時已是將近黃昏，周淳戰了半日，知是輕易不能取勝，忽地將身一縱，將劍一舞，形成丈許長的一道劍花。毛太又疑心他使甚麼絕技，稍一凝神。周淳乘機拔腿就跑。毛太見仇人逃走，如何肯善罷甘休，急忙緊緊在後頭追趕。周淳一面跑，一面悄悄將連珠弩取出，拿在手中。毛太見周淳腳步漸慢，正待縱身向前。周淳忽地回頭，手兒一揚，道一聲：「着！」祇見一線寒光，直望毛太面門。毛太知是暗器，急忙將頭一低，避將過去。誰想周淳的連珠鋼弩，一發就是十二支，不到危險時，輕易不取出來使用；如用時，任你多大武藝，也難以躲避。毛太如何知道厲害，剛剛躲過頭一支，接二連三的弩箭，如飛蝗般射到。好毛太，連跳帶接。等到第七支上，萬沒想到周淳忽將五支弩箭同時發出：一支取咽喉，兩支取腹部，兩支取左右臂，這個名叫五朵梅花穿雲弩。任你毛大善於躲避，也中了兩箭：一支中在左臂，尚不打緊；一支恰好射到面門。原來毛太見來勢

甚急，無法躲避，滿想用口去接，誰想左臂所中之箭在先，又要避那一支，一時心忙意亂，顧了那頭，顧不了這頭，一個疏忽，將門牙打斷了兩個。立刻血流如注，疼痛難忍，沒奈何祇得忍痛回身便跑。周淳本當得意不可再追纔是，因見毛太受傷，心中一高興，迴轉身就追。

那毛太因聽周淳之言，他已拜餐霞大師爲師，所以不敢用飛劍敵他。後來兩人打了半日，不見勝負，又急又恨，也就忘了用劍。及至毛太受傷，周淳反身追了過去，不禁省悟過來。心想：「周淳既拜餐霞大師爲師，他的劍術自然比我厲害，我因怕他，所以不敢放劍。他劍術比我強，何以也不敢用呢？莫非其中有詐？我不可中了他的詭計，不如試他一試。」正想之間，回頭一看，周淳追趕已是相離不遠。便將身迴轉，取出金身羅漢法元所賜的赤陰劍，手揚處，一道黃光，向周淳飛來。周淳正追之際，忽見毛太回身，便怕他是要放劍，正後悔窮寇莫追，自己太爲大意，毛太已將劍光放出。周淳知道厲害，撥轉身如飛一般向前奔逃。毛太一見，知道以前周淳說拜餐霞爲師的一番話全是假的，自己上了他老大一個當，愈加忿怒，催動劍光，從後追來。周淳已跑入一片樹林之內，劍光過處，樹枝紛紛墜落如雨。

這時周淳與劍光相離不過一二丈光景，危險已極。知道性命難逃，祇得瞑目待死。

毛太見周淳已臨絕地，得意至極，不禁哈哈大笑。這時劍光已在周淳頂上，往下一落，便要身首異處。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，忽然一聲長嘯，由一株樹上，飛下一道青光，其疾如電，恰恰迎頭將黃光敵住。在這天色昏黑的時候，一青一黃，兩道劍光，如神龍夭矯，在天空飛舞，煞是好看。毛太滿想周淳準死在他的劍下，忽然憑空來了這一個硬對頭，不禁又是急又是怒。周淳正待瞑目就死，忽然半晌不見動靜。擡頭一看，黃光已離去頂上，和空中一道青光相持。知有高人前來搭救，心神爲之一定。祇是昏黑間，看不出那放劍救自己的人在哪裏。所幸他目力甚好，便凝神定睛往那放劍之處仔細尋找，祇見一個道人，坐在身旁不遠的一株大樹上。便輕輕走了過去，想等殺了毛太以後，叩謝人家。等到近前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來那人身揹一個紅葫蘆，依稀認得正是這幾個月來夢魂顛倒要會的醉道人。正待上前搭話，醉道人忽朝他擺了擺手，周淳便不再言語。這時天空中黃光越壓越小，青光愈加炫出異彩，把一個多臂熊毛太急得搔耳捶胸，膽戰心寒。正在不可開交之際，周淳便趁毛太出神不備，取出懷中暗器沒羽飛蝗石，照準毛太前胸打去，打個正着，將毛太打跌一跤。一分神間，黃光越發低小，眼看危險萬分。忽然西南天空有三五道極細的紅線飛來，遠遠有破空的聲音。醉道人忽跳下樹來，悄悄對周淳說道：「快隨我來！」不容周淳還言，一手已是穿入周淳脅下，收起劍光，架起周

淳，飛身向大道往城內而去。

那毛太正在急汗交流之際，見青光退去，如釋重負，連忙將自己的劍收回。再一看周淳，已不知去向。始終不知對面敵手是誰，正在納悶。忽見眼前一道紅光一閃，面前立定一人，疑是仇人，正待動手。那人忽道：「賢弟休得無禮！」毛太定睛一看，原來是自己的莫逆好友飛天夜叉秦朗，不禁大喜，連忙上前見禮。秦朗便問毛太因何一人在此。毛太便將下山尋周淳報仇，在慈雲寺居住，今日巧遇周淳，受騙中箭，後來自己放出赤陰劍纔得取勝，忽然暗中有人放出仙劍將周淳救去，正抵敵不過，放劍的人與周淳頃刻不知去向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秦朗道：「我來時看見樹林中有青黃二色劍光相鬥，知道內中有本門的人在此遇見敵手，急忙下來相助，誰想竟已逃去。想是他們已看出是我，知道萬萬不是敵手，所以逃去。可惜我來遲了一步，被他們逃去。」秦朗本是華山烈火祖師的得意門人，倚仗劍法高強，無惡不作。他所煉的劍，名喚紅蛛劍，厲害非常。起初也曾拜法元爲師，烈火祖師又是法元所引進，與毛太也算同門師兄弟，二人非常莫逆。毛太見他一來，青光便自退去，也認爲敵人是懼怕秦朗，便向秦朗謝了救命之恩。秦朗道：「我目前正因奉了祖師爺之命，往西藏去採藥，要不然時，這一夥劍客，怕不被我殺箇淨盡。剛纔那人望影而逃，總算他們是知趣了。」

正在大吹特吹之時，忽然聽得近處有人說道：「秦朗你別不害臊啦！人家不過看在你那個沒出息的師父面上，再說也不屑於跟你們這些後生下輩交手，你就這般的不要臉，還自以爲得意呢！」秦朗性如烈火，如何容得那人這般奚落，不禁大怒，便罵道：「何方小輩，竟敢太歲頭上動土？還不與我滾將出來受死！」話言未了，叭的一聲，一個重嘴巴，正打在左頰上，打得秦朗火星直冒。正待回身迎敵，四外一看，並不見那人蹤影。當着毛太的面，又羞又急。便罵道：「混賬東西，暗中算人，不是英雄。有本領的出來，與我見個高下？」那人忽在身旁答道：「哪個在暗中算人？我就在你的面前。你枉自在山中學道數十年，難道你就看不見麼？」秦朗聽了，更加忿恨，打算一面同那人對答，聽準那人站的方向，用飛劍斬他。於是裝着不介意的樣子，答道：「我本來目力不濟，你既然本領高強，何妨現出原身，與我較量一個高下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要見我，還不到時候；時候到了，恐怕你想不見，還不成呢。」秦朗這時已算計那人離他身旁不過十餘步光景，不等他話說完，出其不意，將手一張，便有五道紅線般的劍光，直往那人站着的地方飛去。一面運動這劍光，在這周圍數十丈方圓內上下馳射，把樹林映得通紅。光到處，樹枝樹葉齊飛，半晌不見那人應聲。毛太道：「這個鳥人，想必已死，師兄同我回廟去吧。」話言未了，忽然又是叭的一聲，毛太臉上也捱了一個嘴巴。毛太忿恨萬分，也把劍光放出，朝那說話的地方飛去。祇聽那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祇當你這五

臺派劍法高強，原來不過如此。你們不嫌費事，有多少劍都放出來，讓我見識見識。」秦朗、毛太二人又是氣，又是急。明知那人本領高強，自己飛劍無濟於事，但是都不好意思收回，祇好運動劍光，胡亂射擊。那人更不肯輕易間着，在他二人身旁，不是打一下，就是擰一把、捏一把，而且下手非常之重，打得二人疼痛非常。後來還是毛太知道萬難迎敵，便悄悄對秦朗說：「我們明刀明槍好辦，這個東西不知是人是怪，我們何必喫這個眼前虧呢？」秦朗無奈，也祇得借此下臺，恐怕再受別的暗算，叫毛太加緊提防，各人運動劍光護體，逃出樹林。且喜那人不來追趕。二人跑到慈雲寺，已是上氣不接下氣。

進廟之後，由毛太引見智通。智通便問他二人爲何如此狼狽。毛太說明經過之事。智通聽了，半晌沉吟不語。毛太便問他是甚麼緣故。智通道：「適纔在林中，起初同你鬥劍之人，也許是峨眉派劍客打此經過，路見不平，助那周淳一臂之力。後來見秦道友來，或被看破結仇，又怕不是敵手，故而帶了周淳逃走。這倒無關緊要。後來那個聞聲不見形的怪人，倒是有些難辦。如果是那老怪物出來管閒事，漫說你我之輩，恐怕我們老前輩金身羅漢法元，同秦道友令師華山烈火祖師，都要感覺棘手。」秦、毛二人答道：「我等放劍，不見他迎敵，他也不過是會一點隱身法而已，怎麼就厲害到這般田地？」智通答道：「二位哪裏知道。五十年前，江湖上忽然有個怪老頭出現，專一好管閒事。無論南北兩路劍客，同各派的能人劍俠，除非同他一氣，不然不敗在他手裏的很少。那人不但身劍合一，並且練得身形可以隨意隱現，並不是平常的隱身法，祇能障普通人的眼目。起初人家不知道他的名姓，因他行蹤飄忽，劍法高強，與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做追雲叟。後來纔訪出他的姓名，叫做白谷逸。當時江湖上的人，真是聞名喪膽，見影亡魂。他自五十年前，因爲他的老伴淩雪鴻在開元寺坐化，江湖上久已不見他的蹤跡，都說他已死了。去年烈火祖師從西藏回華山，路過此地，說是看見他在成都市上賣藥，叫我仔細。並說自己當初曾敗在他手裏，有他在一日，自己絕不出山，參加任何方面鬥爭。起初祇說他已坐化，誰想還在人世。惟有踐昔日之言，回山閉門靜修，不出來了。所以我嚴命門下弟子，無故不准出廟生事。後來也不見有甚麼舉動。前些日毛賢弟的門徒張亮半夜出廟，說是往城內一家富戶去借零用，一去不歸。後來派人往衙門口同那家富戶去打聽，影響毫無。一定遭了這老賊的毒手，旁人絕不會做得這般乾淨。」

張亮乃是毛太新收愛徒，一聽這般凶信，不禁又急又氣，定要往城內去探消息。智通連忙勸阻，叫他不可造次。便對秦朗說道：「我廟中連日發生事故，情形大是不妙。秦道友不宜在此久居，明日可起程到西藏去。貧道煩你繞道打箭爐一行，請瘟神廟方丈粉面佛，約同飛天夜叉馬覺，快到成都助我一臂之力。秦道友意下如何？」秦朗道：「我此

次奉師命到西藏去，本來也要到打箭爐去拜訪曉月禪師。大師煩我前去，正是一舉兩便。我明早就起程便了。」

智通謝過秦朗，便叫人去把門下弟子四金剛，以及白日前來投奔的四川路上的大盜飛天蜈蚣多寶真人金光鼎、獨角蟒馬雄、分水犀牛陸虎、鬧海銀龍白縉，以及全體英雄，齊至大殿，有事相商。傳話去後，先是本廟的四金剛大力金剛鐵掌僧慧明、無敵金剛賽達摩慧能、多臂金剛小哪吒慧行、多目金剛小火神慧性等四人先到，隨後便是金光鼎等進來施禮落座。

智通道：「我叫你等進來，不爲別故，祇因當初我祖師太乙混元祖師，與峨眉派劍仙結下深仇，在峨眉山玉女峯鬥劍，被峨眉派的領袖劍仙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斬去一臂。祖師爺氣忿不過，後來在茅山修煉十年，煉就五毒仙劍，約峨眉派二次在黃山頂上比劍。峨眉派眼看失敗，憑空又來了東海三仙：一個是玄真子，二箇是苦行頭陀，三個就是那怪老頭追雲叟白谷逸。他們三人憑空出來干涉，調解不公，動起手來，我們祖師爺被苦行頭陀將五毒劍收去，又中了玄真子一無形劍，七天之後，便自身亡。臨終的時節，將門下幾個得意門人，同我師父脫脫大師叫在面前，傳下煉劍之法，叫我等劍法修成，尋峨眉派的人報仇雪恨。我師父後來走火入魔，當時坐化。我來到成都，苦心經營這座慈雲寺，十幾個年頭，纔有今日這番興盛。祇因我從不在此做買賣，出入俱在深夜，頗能得到當地官民紳商的信仰。誰想半月前夜間，毛賢弟的門人張亮，看中了城內一家女子，前去採花借錢，一去不回。四外打聽，並無下落，定是遭了別人的毒手。我正爲此事着急，誰想前幾天本院又出了一樁奇事。」毛太聽了，忙問出了甚麼奇事？智通道：「賢弟你哪裏知道，這也是我一念慈悲，纔留下這一樁後患。前幾天我正在歡喜禪殿，同了衆弟子在那裏追歡取樂，忽然聽見暗門磬響，起初以爲是你回來。誰想是十七個由貴州進京應試的舉子，繞道到成都遊玩，因聞得本廟是個大叢林，隨便進來隨喜。前面知客僧一時大意，被他們誤入雲房，巧碰暗室機關，進了甬道。我見事情已被他等看破，說不得祇好請他們歸西。我便將他等十七人全綁起來，審問明白，由我親自動手送終。殺到臨末一個舉子，年紀祇有十七八歲，相貌長得極好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不禁將我心腸哭軟，不忍心親自動手殺他，便將他送往牢洞之中，給了他一根繩子、一把鋼刀、一包毒藥，叫他自己在洞中尋死。他又苦求多喫兩頓，做一個飽死鬼。我想一發成全了他，又與他三十個饅頭，算計可以讓他多活三天。到第四天去看他，若不自殺，再行動手。我因那人生得非常文弱，那牢洞又高，我也未把此事放在心上。誰想第二天、第三天，連下了兩晚的大雷雨，到第四天派人去看，那幼年舉子已自逃走。我想他乃文弱書生，這四圍均是我們自己人，不怕他逃脫。當時叫人將各地口子把住，一面加緊搜查，並無

蹤跡。此人看破廟中祕密，我又將他同伴十六人一齊殺死，他逃出之後，豈不報官前來捉拿我等？連日將廟門緊閉，預備官兵到時迎殺一陣，然後再投奔七賢弟令師處安身。誰想七八天工夫，並無音訊，派人去衙門口打聽，也無動靜。不知是何緣故？」多目金剛小火神慧性道：「師父，我想那舉子乃是一個年幼娃娃，連驚帶急，想必是逃出時跌入山澗身亡，或者是在別處染病而死，這倒不必多慮。」智通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我們不得不做準備。況且追雲叟既然在成都出現，早晚之間，必來尋事。今日我喚你等同衆位英雄到此，就是要大家從今起，分頭拿我柬帖，約請幫手。在廟的人，無事不許出廟。且等請的幫手到來，再作計較。」衆人聽了，俱都無甚主見，不發一言。惟獨毛太報仇心切，執意要去尋周淳拼箇死活。智通攔他不住，祇得由他。一宿無話。到了第二日，秦朗辭別大衆，起程往西藏去了。秦朗走後，衆人也都拿了智通的信，分別出門請人。不提。毛太喫完早飯，也不通知智通，一人離了慈雲寺，往城內去尋周淳報仇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